

# 話絲

第十六期

每星期一出版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本期零售大洋一角長期訂閱者不另加價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劫灰

沉君

故鄉是我的慈母，北京是我的情人，我是個爲了情人的愛而忘却慈母的愛的蕩子。這話說得一點也不太過分。着實，七年的旅客生活竟把我思念故鄉的心苗連根拔去了，報紙上登載的老洋人在河南鬧得那樣凶，我看來并不覺得怎樣的動心。

前天，我的二兄從家裏來了。他和我談了好多我離家以後的事情之後，我問他現在我們那裏土匪是否還是那樣猖獗。他黯然而且很驚訝的反問我：「郝莊同和尚莊都被他們燒掉了，你不知道嗎？」也不知怎的我的恬靜的心中忽然感着失了故人似的悵惘。我沉默了好久。二兄見我如此以爲我談的煩氣了便披起大氅辭了我，往別的同鄉那裏去了。

我沉默着他送出宿舍門口，回到自己房裏還是在沉思之中。浩劫！我們的鄉里近十幾年來那天不是在浩劫中討生活！

記得那是宣統二年冬天十月的事。我剛從書房裏背罷詩經出來，在停放我父親的靈柩那間屋前的蓆棚下，我母親作棉衣的「活攤」旁，逗我養的花哈八狗打滾，學人立着走，我的叔父忽然面帶愁容，很張皇的來了。他連坐也不坐便同我母親隔着做活的案子低聲談話。那時，我的小花哈八狗打滾打得正好。我那有心思去管他們說些甚麼！不過他的面上的恐懼的神氣委實使我不得不分部分心去留意他們的話。只聽母親說：

「是王八老虎罷？」  
「不是他還有誰？還不是因爲山坡那回事嗎？我叔父回答。」  
「呵，若果照那帖子上說的如何是好？媽同你二哥的靈柩……反正我總不走的，一個老婆子家……」  
我的母親急得眼淚都流了，聲都咽了。約有一刻多鐘的工夫我叔父便去了。母親

雖是愁得皺着眉頭却還照舊作活，並且作的格外快。好像有人催着要穿似的。午飯端來了，我母親也不好好吃。只望我父親的靈柩的遺像流淚。午飯後她帶我到一間樓上把所有的棉衣都找了出來。該穿的都替我穿上。說是我叔父說的王八老虎要來報仇了，我們一家都要到別處躲避。她因爲要件我祖母同我父親的靈柩走不了。決計教我跟我二嫂三叔母到城北林莊去。我當時雖然不十分了解土匪和報仇的意義。但是聽說土匪就是所說的紅鬍子。想來他的樣子一定是很兇惡的；既然說是報仇。那末來了自然是見人便殺。見東西便毀。我的腿也有點發抖了。

林莊是我家裏的別墅之一。在城北三里泚河岸上。那裏有我家八百多畝田地二百多間草房。六十多間瓦房。草房多給佃戶住了瓦房是伯父養病的地方。我家離這裏有五十多里路。那天我們坐的又是牛車，又是吃過午飯纔起身。所以摸了二三個鐘頭的黑路纔到了林莊。

## 本日期錄

劫灰	沉君
野草	魯迅
跋「情書一束」	衣萍
巴黎君的夢	春臺
不重要的話	學昭
司徒喬所作畫展覽會的小引	周作人

此地雖說離山遠點。比較我們家裏安穩的多了。但是我一夜也不會安眠。我一心記念着怕王八老虎果真來我們家了。並且運用我在小說上得來的智識構成種種不幸的幻想。那一晚我的被子裏似乎較平日格外涼而且硬。老也暖不熱。

在林莊整整住了一個多月。我母親見沒有甚麼事便把我接回來了。不過王八老虎是個出沒無常的土匪。而附近的不務正的人又利用我們怕王八老虎的心理故意造些謠言嚇我們以報他們的私仇。所以回來之後我母親總不教我們脫衣裳睡覺。每天晚上只要一聽見附近的狗叫或者軍物件從較高的地方下墜的聲音。我們都不敢睡着了。我母親也叫醒了老媽子一同到院中觀察動靜。

有天晚上十點多的時候忽然村的附近傳來三聲槍聲。守村的人們瞭望台上更看見莊東頭半里內有三五點燈火。於是大家都確信是王八老虎來了。家裏的人除了用人從西院的短牆跳向賣豆腐的安家。蹲在亂柴堆裏。後來我叔父也翻來了。他說這樣還不妥當。他們一定會過來尋的。大家隨又向莊東豆子地去躲。那時正是秋雨纏綿的時節。雖那一天下午不曾下雨，然而地下的軟泥還是一踏便吸住鞋了。但是在那危急存亡之秋，除了自己同家人的生命。身外之物如金銀財寶還是視同敝屣。何況兩隻

青老布鞋！於是我們家十多口加上安家母女便拖泥帶水的加入鄰人們逃難的隊裏向莊東那塊十畝的豆地奔去。

田地本來是較別處格外鬆疎的，加以久雨未霽。所有的土都被那些淫雨和得同年三十打的漿糊似的。豆葉自然也是濕漉漉的。然而我們那裏顧得這些。天太黑了怕迷了路再跑到土匪羣裏了。我們這一羣多是手扯手的。有的人跑得慢有的人跑得還沒有到豆地的時候已是連爬帶滾塗得滿身糞泥母豬。好容易到了避難所。一個個毫不客氣的拚命往豆棵下蹲。只聽見一陣足踏泥的聲音。豆葉子上積的雨水經過這一陣動盪便雨似的落了下來。於是從前衣服未曾弄上泥水的人這回也弄上了。

秋蟲絕不為人們的大難臨頭了而停奏他的哀吟。遼闊的天空由豆葉縫中望去覺得星都似滴滴溜溜的要落的樣兒。墨色的四野有幾點時隱時現的鬼火在閃耀，這是何等淒清之景呵！但是我們伏匿在荒野的這般弱者終覺得背後便有土匪的明晃的刀往前刺呢。

最慘的是陳二嫂。她的三姐被豆幹刺了哭出聲來。她怕土匪聽見了趕快用手摀住她的嘴。直把這個三歲又白又肥的小女孩悶死了。還有安家大姑娘怕土匪捉着直向地的中間爬。竟掉在一座為雨所壞的大墓裏。墓裏的水直齊到她的腰間。她始終不敢出一口大氣整整在那裏浸了兩個鐘頭次日便臥牀不起了。聽說到現在年年清明。十月一。在安家大姑娘的墳上還常看着白髮鬚顛巍巍的安大姑呢。

固然後來打聽的結果知道放槍的並不是土匪。是畢店同興泰帶着鄉勇接他們的貨車的，這次只是虛驚。然而千真萬真的聽說好多親戚們，不是房子被燒了，便是人被拉去了，而我們家又是和土匪結下怨的，怎能以為這次是虛警便不怕了呢。

民國三年大股土匪白狼被兵在母豬峽打敗了。大家都加額相慶以為天下可以從此太平了。誰想零落的餘匪却大助了我們縣裏的土匪的威勢。他們有新式的便利的槍。又是經過仗的。自然怯懦得羊似的鄉下人，一聽到他們的威名，早就三魂嚇得少了二魂了。六月初三破了畢店。十八破了湖陽，二十一破了元潭，不上四十天的光景。我們縣裏只賸有崗柳同我們鎮上是歸然之靈光。崗柳是個鄉寨。雖裏面住了幾家二等的土財主，然而所謂財主者，只是擁有幾千畝田地而已。你想在他們家搜出來三百塊五百塊現的，簡直是百不抽一。要首飾罷？又因為他們家裏那些太太也多是理財大家，出嫁後上了墳，回罷門，便將那些滿冠半冠九鳳尾之類都廉價出售了。賣來的錢都拿去贖賤販賣逐什一之利去了。況且在這種兵荒馬亂的年月只有像子嫁女兒的時候纔多為她置辦首飾呢，



有此種種原因所以那些英雄好漢都不曾將崗柳放在眼裏而我們住的寨却成了唐僧的肉了。

七月十三那天，外面的風言風語的說他們在打祈宜之點。十五六兩天，他們居然派飯到姚壺了。此地離我們的寨只三十里。專打大桿的趙大爺，此時已開風先遁了，鄉愚們更只有把他們當祖宗供的分兒。逃往寨裏的人越多寨裏的居民越驕傲。「哈哈怕甚麼，白狼破了多少大城池，從我們這寨外十里內過連一根草都不敢拔；何況在這時我們的寨的四門都封了，生意都移到寨外了，閑人又進不來了。晚上家家出人守寨，新近又添了幾十枝槍！」街坊們每談起都是這樣自滿的說。廿三那天晚上剛吃了晚飯，我和我母親正在問伯父為甚麼黃玉茹來了我們三姐不一同回來呢，我五哥忽然從外面跑進來說：「二嬸干妹都快把破衣服換上，珍貴的東西也快檢檢。今天晚上過不去，因為剛才局裏人來說傍晚時候往北門混進來個形跡可疑的人，後來各家都查遍已經不知去向。……」說罷又匆匆的出去了。不到一刻鐘的工夫我七哥又進來，說：「三嬸們我已通知了，萬一晚上有甚麼意外之事發生的時候，你們一聽着槍聲就趕快去躲在小戶家裏，我們都要上寨，怎有工夫來顧家眷呢！媽，請給我找件藍粗布褲褂吧，這白衣服是穿不得的了。」我母親給他找出衣服打發他去後便將那天早上剛從同嚀行起回來的錢檢點了檢點。元寶三個藏

在窗根陰溝裏，二千多張票子裝在破布袋裏，放在房裏一隻未鎖的皮箱中，預備逃去的時候，進來就拏去的，其他較寶貴的金玉之屬都早已埋在地窖子裏了，不用臨時張羅。最後向五嫂借了兩件布衫兩條破褲子，向李嫂討了兩隻大而又尖的鞋，仿照鄉下檢柴的婦女們的樣子裝扮起來，又叫丫頭小興到廚房摸了兩條燒火棍拿來拄上，這種滑稽的樣兒，我們是扮慣的了，所以也不覺得害羞。這時雖然外面的風聲很緊而我們都是半信半疑的斜倚在涼榻上望看皎潔的月兒。想不到這幾年的兵燹之福竟成了我母子們消夏夜的資料了。一等也不見動靜，二等也不見動靜，十一點時候我們倆便相繼熟睡了，也不知我們睡了多久在夢裏忽被拍拍的槍聲驚醒。我眼還在迷着便挽住辮子拉着我母親拄上燒火棍往外走，走到第一層院口逢着我伯父的媳婦，大嫂。我母說：「你三嬸哩！」她說：「一刻就來。小孩交給孔嫂了，我抱不動。」說完這兩句話誰也顧不得其他了，一行人跟頭踉踉的順着東牆根往北走。我們原是想從北門逃出寨的。但是一則因為陣陣槍子嗚嗚的在頭頂上飛恐怕萬一落在身上，二則土匪既有三四百人北門想也圍起來了，所以改變計劃向趕大車的方四家躲。還未走到他家口忽然從西來了一羣人說，北門開了，走吧。我們也就加入其中跑出北門了。

離北門不到二里便是一道小河。平素河水

只有半尺深，河上還有橋。這年因為夏天雨量過多，河水收受山上流下來的雨水長到二尺來深，橋也被沖毀了。逃難的羣中許多都是整家的，到了河邊，那些婦女便伏在他們的父兄或丈夫的背上渡了過去。我們既然沒有人來背，只好帶着鞋襪衣服一齊下水亂跑，素來不善走路的我又帶了這半身濕衣服。過了河不上半里。月光下曠野中只騰我們母女三人了。

「二嬸你看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我們娘兒三個了。此刻別說是土匪來了，我們無可逃避。就是有個歹人來截我們一下，我們也只有束手就縛。十妹已這樣大了。」我大嫂嘆息着說。「陳姑娘不要怕。人到此刻只有聽天由命了。你聽，寨上的槍聲已不似先前鬧了。也許是土匪打不過隊上而退去了。唉，但是不知你三叔同你伯父及那些姪兒們呢？」我母親本是想安慰我大嫂的，說到這裏她的聲也咽了。「他大哥守的南城。二嬸，槍聲不是從南邊來的吧？」她已哭得不成聲了。當我們正在悲泣之際，忽然黑黑的來了一羣人，我們登時嚇得止沙灘上張家立的節孝坊後躲。只聽見那羣中的一個說「東西沒拿不緊。」音調非常的熟。母親他冒着險大聲問道：「你不是李亮臣先生嗎？」那回音果然是「是」。「你是二太太吧？」我母親回答了他。於是我們三人便有了附隨他們往他們一家親戚家裏去了。

他的親戚家離我們的寨還有十里路。走到那裏天快亮了。他的親戚待我們很好。讓我們在他家睡。他們派人去探信去。但是我們怎能睡得下去呢？

我冒着露水面向南望。氤氳的曙光中。在我們寨上居然有三處火起。一處靠西。一處靠北。一處靠東。三處火好像賭賽似的燒起來。越燒越大。剎那間南半的天空都變紅了。「西邊一定是悅來家。東邊一定是福盛館。但中間一處是誰家呢？」村上的人亂雜的嚷着。我們何嘗不知靠東的定是我們家呢！但是未經別人證明之前，總自己安慰自己說自己的視覺錯了。現在大家居然證明東邊的火是福盛館了。你說那時我們心中是甚麼味吧？那時我們所能作的，只有對天狂呼，請老天爺保護我們全家平安。我們只會南望流涕。

我母親念家心盛。一看天大亮了便同李良臣的太太回寨去了。她回去時候原說教我們在寨裏等家裏車來接的。不過經了這次慘變之後，誰不想趕快到家看看家人都安全不安！所以我們不曾等到車來，只聽到土匪確已走了的消息便也回去了。那時太陽剛出到地平面上。遠村還半鎖於曉霧之中。草上的露水還是瀼瀼的。走過去鞋卻是溼的。那種清香也復沁人心脾。明知土匪走了。但是平素聽說土匪常常因為一時未尋得財物或是未找着要報仇的人。會走一

刻還來的。所以仍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路上行人三五成羣。議論紛紛。有的說：「到底是福盛館的積行好。雖說一座堂樓被燒了。累代的積蓄只積了一堆灰燼然而人還未傷。」有的說：「這次祈宜鎮破了除了西頭李家誰家損失也敵不過福盛館。裏堂燒了不算，大少和五少還都沒有尋着哩。只怕是被架走了……哼！三千五千能贖回來還是萬幸呢！」我大嫂本有咯血之症，當他聽到大少失蹤一句話，簡直連甚麼話也不能說，只叫了聲「我的……」。吐了一口鮮紅的東西便暈倒了。我本來就是沒有用處的，況且那時又是十五六歲的小女孩。猝然遇見了這樣的事，自然只有用身子靠着這氣息奄奄的嫂嫂含淚祈禱上神。請他早派救星來到。

太陽漸昇漸高。看看時已近午了，方才遇着和我家隔壁仰家的接他家的大相公娘子同三奶奶的車將我們帶回去。

寨外的一切還是仍舊。吳家的節孝坊。田家的桃源都不曾損失分毫。寨內可不不然了。鐵頭穿胸的屍骸。棟樑焦的房屋。呼兒喚女的哭聲。構成了比書上描寫的地獄還慘毒萬倍的景象。至於我們家裏，原是土匪存心破壞的中心。其景象之慘悽，更是不必說了。雖然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家裏的用人和我二哥五哥六哥都已經回來了。院中的屍骸都抬走了。火也熄了。然而由大門到裏面滿地都是血跡和衣服和打碎

的傢俱之類。每個屋裏都堆了好些半燒毀的木器。院牆角發現了一隻耳朵。客房內條几上發現了許多肉屑。據老廚子說當他回來的時候廚房還有血污的下衣。肉屑大概是劉家三少的。他也是紳士之一，治土匪是頂出名，頂能幹的。所以他們特地把他抓在他們的首領面前亂刀剝碎了。土匪首領那天晚上大約是以我們家的客廳作駐節之所的。血污下衣，怕是與隆太家姑娘的。因為老廚子說他是躲在東寨牆下亂葬墳間。所以他回來最早。他回來時看她在二門下吊着。還是小吳同他把她放下來呢。至於她怎會來到這裏。那怕只有死者知道吧。

大約在下午一兩點鐘的時候。我們家裏的人大半都回來了。就是未回來的也都有了下落，原來我大伯同我二。五。六。七哥守的是東牆。他們直守到有十幾個土匪從十字口過來向他們放鎗的時候，他們方逃性命。我大伯年邁力衰。跳過牆去就將腿跌折了。幸得我二哥五哥也逃來了，才算將他抬到河東岸高粱地裏躲着。我六哥七哥見匪來了就順着圍牆往北跳。直跳到北門附近，忽見一股土匪來，遂從牆上跳了過去。據他們說好像有神保佑似的。不然怎的三丈來高的寨牆，跳時只覺得同門檻一樣？

今天聽我六哥說我家的兩個別墅已被焚毀的消息，使我想起這一段悲慘的往事，又使我想像出我們故鄉的景象——無數的劫灰。



#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魯迅

——野草之二十一

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也只能這樣，只要這樣。有一日，他遇到一個聰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說，眼淚聯成一線，就從眼角上直流下來。「你知道的。我所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這一餐又不過是高梁皮，連豬狗都不要吃的，尙且只有一小碗……。」

「這實在令人同情。」聰明人也慘然說。

「可不是麼！」他高興了。「可是做工是晝夜無休息的：清早擔水晚燒飯，上午跑街夜磨麵，晴洗衣裳雨張傘，冬燒汽爐夏打扇，半夜要煨銀耳，侍候主人耍錢；頭錢從來沒分，有時還挨皮鞭……。」

「唉唉……。」聰明人嘆息着，眼圈有些發紅，似乎要下淚。

「先生！我這樣是敷衍不下去的。我總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麼法子呢？……。」

「我想，你總會好起來……。」

「是麼？但願如此。可是我對先生訴了冤苦，又得了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經舒坦得不少了。可見天理沒有滅絕……。」

但是，不幾日，他又不平起來了，仍然尋人去訴苦。

「先生！」他流着淚說，「你知道的。我住的簡直比豬窩還不如。主人並不將我當人；他對他的叭兒狗還要好到幾萬倍……。」

「混帳！」那人大叫起來；使他吃驚了。那人是一個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間破小屋。又溼，又陰，滿是臭蟲，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穢氣衝着鼻子，四面又沒有一個窗……。」

「你不會要你的主人開一個窗的麼？」

「這怎麼行？……。」

「那麼，你帶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動手就砸那泥牆。」

「先生！你幹麼？」他大驚地說。

「我給你打開一個窗洞來。」

「這不行！主人要罵的！」

「管他呢！」他仍然碰。

「人來呀，強盜在毀咱們的屋子了！快來呀，遲一點可要打出洞子來了；……。」他哭壞着，在地上團團地打滾。

一羣奴才都出來了，將傻子輦走。

聽到了喊聲，慢慢地最後出來的是主人。「有強盜要來毀咱們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來，大家把他趕走了。」他恭敬而得勝地說。

「你不錯。」主人這樣誇獎他。

這一天就來了許多慰問的人，聰明人也在內。

「先生，這回因為我有功，主人誇獎我了。你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有先見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興地說。

「可不是麼……。」聰明人也代為高興似的回答他。

## 臘葉

魯迅

——野草之二十一

燈下看雁門集，忽然翻出一片壓乾的楓葉來。

這使我記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葉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楓樹也變成紅色了。我曾繞樹徘徊，細看葉片的顏色，當牠青蔥的時候是從沒有這麼注意的。牠也並非全樹通紅，最多的是淺絳；有幾片則在緋紅地上，還帶着幾團濃綠。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着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我自念：這是病葉呵；便將牠摘了下來，夾在剛纔買到的雁門集裏。大概是願使這將墜的被蝕而斑斕的顏色，暫得護存，不即與羣葉一同飄散罷。

但今夜牠却黃蠟似的躺在我眼前，那眸子也不復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過幾年，舊時的顏色在我記憶中消去，怕連我也不知道牠何

以夾在書裏面的原因了。將墜的斑斕似乎也只能在極短時中相對，更何況是蔥鬱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樹木也早經禿盡了，楓樹更何消說得，當深秋時，想來也許有和去年的模樣相似的病葉的罷，但可惜我今年竟沒有賞玩秋樹的餘閒。

### 跋「情書一束」

衣萍

年代久遠，忘記是那一個皇帝時代的事了，總之，朋友Y君那時還在人間罷。一個寒冬的晚上，青年的我們倆踉踉跄跄地跑到東安市場去，在小店裏每人吃了一碗元宵，心兒也漸漸和暖起來了。於是在市場上踱來踱去地想看女人，——看女人，這是我們那時每次逛市場的目的。時候已經很晚了，而且又是那樣冰凍嚴寒的冬天，小攤上雖然還燈火輝煌地，遊人確已寥落可數了。那裏有美麗的女人呢？我們倆兒踱來踱去的瞧了半天，終於連一條紅圍巾的影子也瞧不見。Y君很淒涼地說：「今晚的市場是何等灰色呀！『哦，灰色！成對的此時大約都躺在紅綾被裏了。』我帶着氣憤的神氣答。

總之，後來我們是混到小書攤上去了。Y君花了十吊銅子買了一部舊板的「三俠五義」，他那時已經對朋友們掛起招牌想做強盜式的英雄了，雖然要做英雄是爲了得不着女人的愛的緣故。我呢，因爲袋裏無錢，所以什麼書也沒

有買。那一部舊板的「三俠五義」有一個青布硬殼套，Y君只在燈底下打開套來略略翻看了。一本第一冊上面的圖畫，便夾在肘下走了。但是，在半路上，Y君的一套「三俠五義」終於被我強迫的手段奪了來。其間略有爭鬥，我記得還挨了Y君惡狠狠地打了一手杖，一手杖正打在背脊之上，當時覺得很痛，過了幾分鐘也就消滅了。而且代價也真值得，誰也夢想不到那樣一套舊小說內竟夾着幾封蠅頭小字的哀婉絕人的青年男女們的情書。

那些情書裏的男女主人公是誰呢？何以夾在這一套舊「三俠五義」裏？我雖然不是考據家，但當時爲了好奇心所迫，也曾花了很多時間去考據，而結果仍是渺渺茫茫。那情書上所署名，男的似乎是J，女的似乎是A。然而J是誰呢？A又是誰呢？我就千思萬想終於是難明白。我那時對於這些情書絕對守秘密，第一個要瞞着的是Y君。至於爲什麼要守秘密？理由此時也忘掉了。大約我那時把那些情書當作寶貝看待罷。鄉下人得着寶貝是不願意旁人知道的。而況那些寶貝明明從Y君買來的舊書裏得來的呢？我在夜闌人靜，孤燈傳影的時節，偷偷地在燈下閱讀那些情書。紅色信箋，上面點點的盡是痕迹。是淚痕罷？因爲是用鉛筆寫的，所以字句也十分模糊了。但隱隱約約地總可看出青年男女真情的流露，和人世種種

不幸的痛苦。我青年時也蒙一兩個女人愛過，但後來伊們都愛了旁的有錢有勢有貌的男人，把我這又窮又弱的「醜小鴨」丟了。在過去的幾年中，感謝那些情書，消磨了我無數難眠的長夜。悲哀處流了一把眼淚，感動處嘆了一聲可憐尼采(Nietzsche)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那幾封蠅頭小字的紅色情書，蓋無一字無一句不是青年男女火一般熱的愛的中心流露出來的鮮血呵！但那情書中的主人公J與A究竟如何結果？——家庭的頑固，社會的壓迫，第三者的糾紛，我看了一些斷片的情書，如何知道他們以後的渺茫的結局呢？

人生如朝露，Y君竟因肺病於前年夏間死去。冥冥中是不是有鬼呢？我不知道。自Y君死去以後，我心中十分悲傷。晚上也時常做夢，夢見Y君用手杖打我，痛得大叫而醒。有時我又夢見一位不相識的眉頭稍蹙，身材瘦削的青年，與一位裝束入時，嬌小玲瓏的少女，向我要來什麼。因此神魂不甯，一病兩月。病中，我知道是那些情書作祟，想把那些情書用火燒去。但燃了幾次火柴，終於不忍下手。我因此又向冥冥中禱告，擬將那些情書謄清印刷出來，傳之人間，定名爲「情書一束」。

然而窮漢，涯，時間和精力已經整批的賣掉了。兩年來我在一個古廟裏替和尚們守菩薩當書記，每天要在七八點鐘的時間坐在觀音菩薩座下寫蠅頭小楷的金剛經。晚上總是腰酸



痛，臥睡不甯。心裏也想把那些情書騰清出來，以期無負自己的禱告。然而有心無力，徒嘆奈何而已。

今年夏秋苦雨，古廟簷瓦多漏洞，我的竹箱擱在簷下，常為雨點打濕。W君說，「把箱子打開來晒晒罷。」我對於W君的好意是感激的。然而這竹箱怎能拿出外面去晒太陽呢？我的確存了一個自私的心，以為將來這些藏在竹箱裏的情書發表出去，一定要瞞着旁人，算作自己的創作。我的房裏的財產，除了這一口竹箱以外，四壁空空，毫無可以隱藏的地方，所以那些情書也終於鎖住箱裏了。秋盡冬來，體弱血衰，不能耐冷。忽然想起竹箱裏有一件十年前的老羊皮背心，或者可以禦寒。取鑰開箱，纔發見擺在上層的那些情書已為雨點濕透，字跡模糊，不可閱讀。而老羊皮背心則依然無恙，則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嘆氣數聲，欲哭無淚。亦可憐矣！

嗚呼那寶貝似的數十頁情書已經為雨水所蝕，半信半現矣。余乃立志就記憶和想像所及，一鱗一爪，為之整理就緒，以期青年男女之真實情感，不致無端湮沒。剛擬就冬夜難眠之時，開始執筆，而京津戰起，交而斷絕，百物昂貴，困於油鹽，時焦急而輟筆。荏苒兩月，纔整理出若干篇。名為「情書一束」，從兩年前僑定之名也。

余年青時也曾弄過文學，其實也不過弄弄而已，並不是對於文學，特別歡喜。好像是Stendhal會說起他坐下來寫文章就好像抽雪茄烟；我之弄文學，也正是抽雪茄烟之意，雖然我並不想高攀 Stendhal 般的文豪。做文章也許是我的 A Refuge from the emptiness of Life 罷。匆匆忙忙的隨筆寫成幾篇東西，有的在朋友們辦的報上發表過了，有的寄出去發表，忽然又被編輯先生退回來了，上面還用硃批批了「不用」二字。現在也擇了幾篇，發表在「情書一束」裏。

至於讀「情書一束」的人：有的讀得痛哭流涕，有的讀得嬉笑怒罵；有的拿牠當小說讀，有的當故事雜感散文讀，有的當情書讀——放在抽屜裏不當寫情書給愛人時的參考；有的文學家與批評家或者蹙起眉頭以為這不是文學，這是藝術園裏的一束雜艸；都隨他去罷。一二百年後或者有考證家出，引今據古長篇大論地考證「情書一束」，也許竟能隱約地考出「情書一束」中的許多主人公，如胡適之先生之考證「紅樓夢」為。是書即暫時無人肯買，將來也許竟能風行一時罷。然而未來的事，誰有那樣耐心去管他呢？至於余貧窮人的希望，則在是書之能趕快印出，趕快買去，趕快多弄得若干金錢，以舒眼前生活的困難而已。

衣萍，冬至卽日。

跋於古廟西院。

### 巴黎君的夢

春臺

(螢火之四)

「孫先生你不喝一杯酒嗎？」巴黎君遠遠的招呼我。

他 P 夫人家的農夫，每與我談話，他必是興致勃勃的。人家都叫他巴黎斯君，但他曾對我說人家這樣叫他錯誤的。有一天，P 夫人拏了一條紙交給我，是巴黎斯君託他帶來的，且說，「他說你一看到就會懂得的。」

我注視紙條，是報紙的封皮，上面有 Paris, Lorient 等等，是他的地址。果然一看到就懂得。他曾對我說，「人家叫我巴黎斯，這是錯的。我的姓是巴黎，與法蘭西京都的名稱是一樣的。你只要看寄報給我的封皮就得了，上面明白的寫着，我將來拿給你看。」

他招呼我飲酒，大概又要聽到這一類的議論了。我走近去，他說，

「酒是好東西，怎麼你不喝呢，孫先生？你今天喝一杯，明天兩杯，你就會喝了。」

他的面上閃閃有油光，眼睛是微紅而朦朧的，繼續的說，

「孫先生，你到過法國，又見過中國的，沒有出過門，然而我遊歷過你所沒有想到的國度。」

「這國度裏的男女是不拘束的，走進門，

男的從這邊，女的從那邊，走到廳中自然相會，大家跳舞。」

他伸手撫冬青樹，又說，

「有人在這樣的一株樹上一轉，跳舞的音樂就響起來了。」

「你知道女子的美麗哩！胸乳胖胖的一大塊都裸露的，手臂也露出，一直到肩上，他們不怕我們看到他們頂好的部分。跳舞呀，儘管跳舞呀！」

「跳得渴了，不要緊，大家知道到一株樹的果子上摸，有水流出，用杯接了，就是酒。好的，你不能多喝，因為你不能要他流出來得多；可是他總給你喝到夠。這酒是頂好的！」

「孫先生你旅行的地方雖然多，沒有到過這個國度罷？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夢。」

說完，他背了大鐮刀很決活的又往田間割草去了。我望了他的背影，從他的夢想，反想到與他不同的我的夢。而且從此珍重他人因各的環境所造成的夢。

### 不重要的話

學 昭

別來幾度秋：  
霜白了，草黃了，  
紛紛落葉，

滿了荒郊。  
為什麼你的消息空渺渺，  
如鴻飛雁天？！

\* \* \*

你敢是將我們露台上的預約遺忘？！  
黃花已衰老的長睡在泥盆裏，  
水仙亭亭的擺置在案頭了麼？！  
使得我感到多少的悵茫！

\* \* \*

我猜想你是忙：  
但案頭有可撕的日曆，  
也何妨亂塗幾筆；  
譬如像我現在這樣的奔跑，  
還頻頻的來問你：！  
「好不好不？」

\* \* \*

我想：從少女變到少婦，  
多半是有許多的修飾與雜務？  
何況現在是在病，  
病後將使你做了一個小孩的母親？  
還曾記着我！？  
逢故人，——笑容：  
「他是我的戀人」！

一九二五，一二，二，

### 司徒喬所作畫展覽會的小引

周作人

司徒君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他性喜作畫，據他的朋友說，他作畫比吃飯還要緊。他自己說，他所以這樣地畫，自有他的不得不畫的苦衷，這便因為他不能閉著眼睛走路。我們在路上看見了什麼，回來就想對朋友說，他也就忍不住要把牠畫出來。我是全然不懂畫的，但他這作畫的動機我覺得還能了解，因為這與我們的寫文章是一致的。司徒君畫裏的人物大抵是些乞丐，驢天和老頭子，這是因為他眼中的北京是這樣，雖然北京此外或者還有別的好東西，大家都以為好的物與人，有一天，我到他那裏去，看見他正在作畫，大乞丐小乞丐排着坐在他的牀沿上，——大的是瞎了眼的，但聽見了我們的聲音，趕緊站了起來，我真不安，擾亂了他們的嚴肅的工作。我又見到一張畫好了的老頭兒的頭，據說也是一個什麼胡同的老乞丐。在他的皺紋和鬚髮裏真彷彿藏着五千年的專制的歷史。我是美術的門外漢。不知道司徒君的畫的好壞。只覺得他這種作畫的態度是很可佩服的。現在他將於某日在帝王廟展覽他的繪畫。我很願意寫幾句話做個介紹。至於藝術的的成就如何。屆時自有識者的批判。恕我不能贊一辭了。十四年六月在北京。

案。司徒君畫本擬在六月中旬展覽。以五卅事件中止。至今未舉行。